

男人

向 娅 等著

- 性王国的隐秘世界
- 女十人谈
- 男十人谈
- 两性文明大走笔
- 离婚新视角
- 绿色罗曼
- 现代婚恋潮
- 婚恋变奏曲
- 家庭隐秘探寻
- 九十年代大学校园爱情白皮书

女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

谈

十

今日中国出版社

女十人谈·男十人谈

向 娅 等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6·北京

〈京〉新登字 1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十人谈·男十人谈/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编辑委员会编. -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8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8)

ISBN 7-5072-0859-1

I. 女… II. 中…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1043 号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

女十人谈·男十人谈

白·姬等著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外文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9 月第一版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850×1168mm 32 开本 360 千字 15.625 印张

印数:1-10000

ISBN 7-5072-0859-1/I·138

定价:18.90 元

前 言

在人们的伦理生活中,情爱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它是心灵的易振点,而且其中的酸甜苦辣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这大约是此类题材古往今来长盛不衰、一直吸引了众多作家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情爱的人伦关系中,生理因素固然不可漠视,但它并非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社会性是更为重要的一面。那些优秀的情爱题材作品,总是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并对人物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情操有着深刻、动人的艺术表现。近年来,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活步上了转型的轨道,人们的情爱观念和情爱生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方面也就出现了一道又一道前所未有的人生风景线。这些多姿多彩、各具风貌特色的景观为敏感的作家们所捕捉,并予以艺术化的展示,其中的佳篇,对于读者无论从增进对社会的认识来说,或是从陶冶情操的角度来看,都是有所裨益的。

8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作家在表现情爱生活时,多回避性的描写。这种情形从80年代末期起有了明显的改变。性在情爱中,本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文学作品要表现情爱,又惶惑于性的描写,便陷于一种“欲语还休”的尴尬境地。事实上,离开了异性之间的相互吸引、相

互愉悦与相互融合、陶醉，情爱便失去了其活生生的真实的生命形态。自然，片面张扬性心理、性生理而忽视感情的描写，那是一种不良倾向，为我们所不取。情爱中不仅有丰富的感情活动，而且还有理性和道德观念的融入，这些也都是需要加以表现，甚至予以适当强化的。在文学作品中，情爱描写还需要审美化，使其既生动感人，又体现出伦理道德上的善与美。本书系在选择篇目时，这些方面都审慎地考虑到了，读者在阅读时也都会感受到的。

情爱题材是近年来创作中的一个热点，作品数量之多，简直令人目不暇接。为了读者检阅的方便，我们做了一番沙里淘金的工作，从各重要报刊所发表的大量作品中加以筛选，并按文体加以归类。我们曾将 1993 年以前的这类作品结集了 10 本集子，冠以“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之名，于 1995 年出版，受到读者好评。现在我们又以 1993 以后发表的这类作品为主，结集了这 8 本集子，以“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名之，相信同样会赢得广泛的欢迎。

编者

1996 年 9 月

目 录

性王国的隐秘世界

——当代中国性文化探微 麦天枢 (1)

女十人谈

流动于当代女性世界的性爱观念 向 娅 (175)

男十人谈

——关于男子性爱经历、性爱观念

及性爱心理的自述 向 娅 (224)

两性文明大走笔 刘照如 (313)

离婚新视角

——一个法官的手记 王占台 (339)

绿色罗曼

——当代中国军人婚姻透视 高建国 (378)

现代媒婆帮 叶照青 朱大印 (417)

婚恋变奏曲 刁 斗 (427)

家庭隐秘探寻 张 飙 (452)

九十年代大学校园爱情白皮书

..... 陈聆江 史铁华 山云 魏海宁 邵夏青 彭超 徐翌晟 (478)

CONTENTS

The Secret World of Sex Kingdom	
<i>Mai Tianshu</i>	(1)
Words of Ten Women	
<i>Xiang Ya</i>	(175)
Words of Ten Men	
<i>Xiang Ya</i>	(224)
A Free Exponent on the Civilization of Both Sexes	
<i>Liu Zhaoru</i>	(313)
New Angle of View About Divorce	
<i>Wang Zhantai</i>	(339)
Green Romance	
<i>Gao Jianguo</i>	(378)
Modern Go - Between	
<i>Ye Zhaoqing and Zhu Dayin</i>	(417)
Variations of Love and Marriage	
<i>Diao Dou</i>	(427)
An Exploration into Family Secrets	
<i>Zhang Biao</i>	(452)
White Paper of Campus Lovers in the 90s	
<i>Chen Lingjiang, Shi Tiehua, Shan Yun, Wei Haining,</i> <i>Shao Xiaqing, Peng Chao and Xu Yucheng</i>	(478)

性王国的隐秘世界

——当代中国性文化探微

麦天枢

生活在夜中而不知是夜，并不是北极人的悲哀。

——题记

序 章

日月道白

我曾经站在景山顶上，坐在青岛海滩，斜倚在漓江游船上……注视着黄皮肤们中间的白皮肤红头发蓝眼睛们想：洋鬼子们那活脱脱流泻着的表现欲、进攻性、追求的气质、不能不承认的冒险精神、创造意识，是不是也因了他们性问题的不同理解或生活设置？而我的同胞们中间相应地多出来的迷顿、迟缓、猥琐以及含蓄的面纱里包藏着的怯懦……是否也都多多少少地因了某种内在的压抑而使生命整体失却了生命应有的冲动？

多少个夜晚，读着《史记》，读着《红楼梦》读着《资治通鉴》，读着莎士比亚读着弗洛伊德，读着爱琴海岸的先知大哲们的精神遗产，我不能自持地在那些杂乱的片断中冥思苦想，不得解脱。

那个群雄争霸的春秋，老祖宗屋里的少男少女们风化到了什

么程度，一代精神帝王的孔夫子在王业兴衰的忙乱年头，还要抽空儿筑一道两性的篱笆——男女授受不亲！而在一部明码标签的《圣经》里，爱却是一面无所不在的猎猎旗帜！

同一件事情，同一件造物主安排好了需要男和女去做的事情，为什么这厢里“无后为大”，直到人多得不能再多的时候还在生育第一，而那厢里却高扬“快乐”，生育成了性活动的副产品？如果说龙种的族系里的人生规则因此更符合造物主关于生命的设计，那么，那些“杂种”们是否更符合已经诞生了的生命的愿望？

我想，我苦苦地想，但我弄不明白，中国有个女媧，她为什么没有伴侣，且忙着补天，忙着用黄泥巴捏姓氏丛繁的小人儿，而西方的夏娃却有个亚当，且敢于偷吃禁果？中国的玉帝为何装扮得如此道貌岸然，即便有西王母东王母，也各自遥远地住在两处山上，而西方的神堂里，宙斯在不倦情事，维纳斯在夸耀风流，丘比特忙着射那多事的箭——毫不顾忌地挑动那情窦未开的少男少女？为什么在西方的油彩横抹之中，突兀着男子的肌腱女子的裸体，昂扬亢奋着不加挂饰的肉体之爱，而中国的丹青泼洒之下，却奔着马，摇着牛，爬着虾，排着成群结队的驴子？为什么西方过于繁荣的爱床上滋生了恶魔般的艾滋病，危机旷日持久，却至今没有出现一部因此审判判女的法律，而中国一场以文化进步为口号的大革命，却毫不犹豫地开除了色彩，开除了线条，开除了美，开除了爱情，当然也开除了性。同一类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用血清洗异己、清洗异念、清洗异端的时候，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上还在拥抱还在接吻，而中国大开国门，打起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旗帜的时候，却忙着制定了法律，要把男女情感上的“第三者”送进监狱？

.....

我在思索中迷茫，我在迷茫中怀疑，我在怀疑中终于又似是而非地确信：事情大约老早儿就弄糟了。错误地施加于人性或错误地嫁接于一个特定的群种的文明的意识和秩序，需要我们这代人

认真地从意识到秩序加以清理。

是的，中国进步了。开放使中国不再属于自己，她已属于世界。于是，当尼桑、皇冠、奔驰、蓝鸟、雪铁龙们蜂拥爬上长安街头的时候，当可口可乐、麦氏咖啡、牛油沙拉吵吵嚷嚷挤进王府井和酒泉路的时候，当牛仔裤、迷你裙、三点式女装飘进西子湖畔和罗湖桥这头的舞台上的时候，当爱恋、亲吻和拥抱过于大方地闯入阳光下的青岛海滩和众目睽睽中的北京火车站候车厅的时候，曾经历过的生活很容易地被人们遗忘了，与零零星星地幸福对垒的庞大的整体性的痛苦似乎被淡化了。其实，左右我们生活，制约我们行为，滋养我们文明的魂灵的东西，从来就不是装点般的舶来品。我们只有进入中国的腹地，认真地去打量一个个或一群群扭动着的躯体或灵魂，沿着生命的图像，去遥望社会精神生活的目的地，走进一般中国人的心底，我们才能明白我们的绝大多数同胞如何生活或怎样的活着。况且，性、性生活、性状态、性意识与传阅不止又禁阅不止的《金瓶梅》一样，从来就小偷、窃贼般地运行在地下。

于是，我满怀深情，以生活对我的赋予，力图唱一支关于过去和现在的挽歌，以一块薄砖，与山沟里的责任制，企业里的承包，机关里的人才流动，权力场上的差额选举一起，奠基人性的新生。

一切都从愿望开始。

第一章

浑沌世界

1

秋风轻拂，阳光似抚，已经发干了的高粱叶儿发出脆生生的碰响，肥硕的高粱穗朵儿沉甸甸地晃悠着脑袋。

这是一片幸福的红高粱。

她象往常一样，下地干活，临走的时候，到自家这片将熟的高粱地里，打一捆高粱叶儿回去烧晚饭的锅。

她长得很美。鸭蛋形的脸儿，被太阳晒成健壮的紫红色，脸盘上有一对好看的大眼睛，还有一双好看的小酒窝。尽管穿了一件不太合身自家裁缝的直筒儿半袖褂，她那 24 岁少妇结实、成熟的体形，还是向大自然展示出美丽的曲线。

当然，没有人欣赏她，她也没有注意秋野里迷人的风光，一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农家媳妇，从来没有这样留心自己和大自然的动人之处。

突然，她听到几下急促的脚步声。还未容她转过身，已被一双有力的手——显然是男人的——从后边拦腰抱住了。她惊惶地喊了一声，嘴巴便被一只手捂住了。在空旷的高粱地里，她的这声呼喊最终证明并没有人听闻。在她被按倒在地的时候，她看清了，一个 30 多岁的男人，她不认识的男。那男人扯开了她上衣的衣扣。又动手解她的裤带，她不从，激烈地翻身扭动，折腾得两人都大汗淋漓。那男人急了，一把从她扔在旁边的背篋里抽出那柄割草用的镰刀，冲着她晃晃说：“不听话，看我不宰了你！”

她盯住阳光下的雪刃，犹豫了片刻，顺从地躺倒了。

于是，那男人从从容容地干了他所要干的一切。他还温柔地给她系上两个扯剩了的衣扣，然后，一句话也没说，急步走了。

她躺在高粱地里，仰望着高粱缝里的蓝天，回味着刚刚发生的一切，心里更为惊讶不已：天哪，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结婚 3 年了，她竟然第一次如此地经历一个男人的行为。尽管是在逼迫的状态下，全身心渗满了侮辱感，她还是从中体味了一个女人从来没有的感觉。她想着这个强壮的汉子，想着她家床头上的那个拜过天地的男人，被辱的痛苦渐渐流失，婚姻的痛苦开始在胸中升起。她就这么想着，思量着，静静地躺着，直到太阳落山，才认真地整理了衣

褂儿回家。

她没有向男人哭诉，没有到娘家倒委屈，也没有去十里外的小镇派出所报案。一个多月后，她只身一人来到县法院，郑重其事地提出离婚。那理由，对于今天的中国法律，已经是决定性的：她的丈夫先天性阳痿发育不全，结婚三年没有性生活，直到高粱地里被人强奸后她自己才知道！

真正一块幸福的红高粱。

一个女人，24岁的时候，当了三年媳妇之后，被人强奸竟然成了她人生的启蒙课，才因此知道什么叫女人，什么叫结婚！

2

在皖东一个法院里读了那个不厚的案卷，我自己也惊讶不已。法院里的同志说，他们当初也吃惊得很，那么聪明伶俐个女子，结婚好几年，还不知道男人有毛病！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这样生活，总有他如此生活的理由和环境。为着这个原因，我认真地拜访了那块在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中名扬天下的土地。

那是一个与中国的许多村庄相比近乎千篇一律的村庄。二牛抬杠在茅屋后悠悠地摇晃。老翁们挤在道边一堵向阳的墙角抽着烟袋。女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纳鞋底、剥花生，说长道短。间或有一根电视天线从茅屋顶戳出来，进去一看，9英寸，黑白。然而，这平常的村庄里，我们的主人公有着一个不平常的家，一个不平常的母亲。

老人家已经花甲之年。不满40死了丈夫，拖着一男三女四个孩子，寡妇门前是非多，寡妇受气不在穷。她是个要强的女人。为了消除是非不受气，她用她的一生向这个30多户村庄里的二百口人作了品格上的证明。她没有再续婚姻，从来就没动过这个念头。几十年里，天黑后她从未出过门，也从不让旁姓男人入家门。离县

城不到 50 里，儿子成婚前她一次也没去过。她刚过 60 便勾着腰身拄了拐杖，但她却在村里博得了人人尊敬的好名声。自然，这岁月成河故事也成河的名声，包含着她对三个女儿出色的“管教”，这几年乡里评五好家庭，村干部们一气儿给她挂了六年的牌。

老人家成功地将她用整个人生创造的美德向女儿身上转移，女儿们自觉不自觉地生活在母亲的精神羽翼下，尽可能地与外部世界分离。

因此，当三女儿嫁到邻乡的婆家后，姑娘不能不猜测、不能不期待的新婚之夜格外平静地度过，她不懂得对此提出疑问，根本就没有想到丈夫生理上有什么问题，跟别的男人有什么不同。她虽然会有一个女人的欲望和向往，但她在漫长而平静的 3 年里，自以为一男一女一个床上睡，偶尔的抱一抱，抚摸亲热一番，就是男人与老婆的全部。母亲愿望美好的规范管教，已使她失去生命的本能冲动和需求，尽管这是因为嫁了一个特殊男人才特殊地将一个过程完成。如果不是那片高粱地里突发的强暴，如果不是那个至今不知名姓的犯法者，作为一个女人，她或许比她的母亲的命运还要悲惨：母亲为了贞节守寡半辈子，她却得因为无知活活地守寡一生。

为了一个女人的苏醒，我们遥拜那片幸运的红高粱！

3

她 23 岁，他 25 岁，结婚已经 5 年。因为他是“独子”，因为他父亲是村支书，他们比法定年龄提前两年“领了证”。

本来是一对正当年华的少夫少妇，却已为无后果的婚姻各自苦苦折磨了多年。自从新婚的第二个周年起，他们就结伴踏上了漫长的求诊之路。乡里看中医，一次又一次确认这对不能怀孩子的青年男女身体并无异常，仍然一次次地接着去看；不算宽裕的家庭甚至不让他去后崖的石场打工，让小夫妻夜夜都团聚在那眼

“喜”字早已消退的窑洞里；父母担心是儿子身子骨弱，今天打鸡蛋，明天割羊肉，全家省着给他一个人“补”……然而，婚龄5年已届，这对身体正常、无疾无病的夫妇，就是没有丁点儿血脉贡献给思孙如命的父母。

秋收过了，老父亲卷起一迭子羊毛换来的人民币，领着不争气的儿子和媳妇，走进了省城这家名气最大的医院的妇产科。

那场面是令人凄酸的。媳妇菊英打出家门已暗暗哭过多次，眼睛肿得象对熟桃。因为她已经知道，公婆拿定主意了：要是菊英真不会生养，这媳妇就得另娶，杨家不能因此断了根。儿子虎林的脸色与父亲一样冷峻无神：他已清楚地意识到，这次破费上省城，是一次最后的判决，如果真是他自己的毛病，这杨家一脉单传，到他这辈就算完了。作父亲的呢，心里的万千苦闷就更甚一层：没孙子，绝户，还有什么脸面，还当什么支书，还怎么向列祖列宗交待！因此，看门诊的郭大夫——一位细心且开朗的女医生用吓人的嗓门问病情时，作父亲的竟然也顾不得回避，陪了儿子蹲在墙角勾下了脑袋用心地听。

疑疑惑惑的大夫把菊英疑疑惑惑地领进隔着张白帘子的检查室里去了。当她领着脸盘、脖子都羞得一团红的“病人”出来时，嗓门里响着哈哈的笑声，直筒筒地问等待判决般的丈夫虎林：

“你是咋搞的？”

——着急着要生孩子的媳妇菊英，竟还是个处女！

郭大夫不愧是个大夫，的确是个爽快人。当我找到她的办公室，解释了半天提起话头，她接过来就上了正题：

“性这个东西，男女这事情，年龄到了，跟婴儿生下来就会吮奶头一样，本来无师自通，是本能，这对小青年，一个个精精爽爽的，小伙子还念过初中，咋就连个阴道也不知道长在哪呢？”

人和人的本能，在虎林和菊英身上，似乎已经实践了一种分离状态。是什么力量，完成了这样一个难以想象的生命工程呢？

春暖花开的时节，我终于有机会来到这个黄河岸边叫做崖前的村庄。

挤在一面黄土坡上的小村庄，收拾得很整洁，羊粪堆成坟样的小山头，牛粪片儿沿墙码成小码头，坡路上清晰可见扫过的痕迹。村口一堵泥石结构的方屏风正中，挂着一个精致的金属牌子，上面“文明村”三个大字给人许多新鲜感和神秘感。不过，在村长老刘家的炕头上坐稳，吃着羊粪火将皮儿烤得焦黄的熟土豆，与一群半大汉子先虚后实地聊起“夫妻的事情”，嘻嘻哈哈的笑声里，终于笑出许多让人不能笑的道理。

“我们怎么懂得的？小女女穿开裆裤的时候，谁还没见过那是个啥东西？房里的事，十四五的时候，听那些下三烂的故事，冬天在生产队看羊的长窑里，守着一盆羊粪火，哪个不听一世界？村里头，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讲究，这些事情还愁没个来路？噢，你问他——‘牛脖子’他爷，我们都叫牛爷子的，队里的故事大王，要活着，听三夜也没个重的！”虎林的堂兄虎石说到这，指着炕角里一位中年汉子，发出一窑洞的笑声。

大约觉得在外面来的“干部”跟前如此“夸”他故去的爷爷有所不恭，“牛脖子”白了虎石一眼，急慌慌地解释：“别听他瞎说！咱这的习惯，爷爷跟孙子没大小，开开玩笑就没个正经，哪个爷爷都这样。”

的确，这个村子与周围的许许多多村子，曾经保持着许多有趣的习惯。爷爷可以当众笑问孙媳妇“上怀了”没有；孙子可以抓住爷爷在裆里“抓猫”；小叔跟嫂子开玩笑，可以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当众骑在肚子上解裤带，摸奶头；嫂子们可以把小叔用裤带捆在树干上光溜溜晒屁股，迎着太阳捉住“割鸡鸡”；姐夫可以拿“房里事”与内弟媳妇当众“凑热闹”……开这些近乎无边无沿的玩笑，被玩笑

者还不能恼，弄僵了下不来台，人们反倒责怪发脾气翻脸的没有肚量，不识抬举。

曾经，村里青年人最愿望的节日，不是春节，不是中秋节，也不是腊八，而是婚礼之夜的闹房和听房。新婚之夜，新娘新郎同辈份小岁数的男娃娃和爷爷奶奶嫂子辈们，点灯捉蜡拥到新房里闹，什么“卷席筒”、“捉虱子”、“摸枣子”，直闹得“三星”偏西，三更鸡叫，笑声喧天里几乎把关于作爱、关于遗传的一切都导演给闹和被闹的少男少女。洞房闹散，新人闭灯上床，“听房”的把戏又无奇不有的出台。蹲墙根的，卧窑顶的，猫窗户的，新糊的窗纸到天亮戳成筛子底儿。心眼多的小叔子能借着“闹”的混乱钻进新人被卷里，藏在房里的柜子里，蜷缩在炕头的大箱里，直到被发觉了或者听到忍无可忍的热闹处，笑声连天地奔出来……闹，花样翻新地闹；听，钻头觅缝地听，不光不会惹讨厌，谁闹得最有花样，谁听得最认真，张扬的越红火，谁越受同辈们的嫉妒，主人的喜爱，不光新人一家因此觉得光彩、有人缘，闹者、听者的父亲也会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

或许，这是一种娱乐化了的遗传设置。似乎正是在这些听来不“雅”想来有“理”的习俗中，祖先们实现他们对子孙后代必不可少的教育。尽管今天的崖前已不同往日的崖前，成了“文明村”，家家有广播喇叭，户户都有进过小学或中学的读书人，“青年之家”里有一台电视，村委会里还订着三份报纸；然而，传播性知识的有限的渠道也早已掐断了，至于“闹房”和“听房”也被文革中一群戴红袖箍的人宣布为“四旧”，而成了久远的历史。

他大约以为我是来采访“文明村”里的文明的，就是那对结婚五年不孕的小夫妻的父亲、村党支部书记老杨给我一份乡里打印的文件，题为《崖前村党支部建设文明村的先进材料》，油黑清晰的铅印字中有这样的段落：

崖前村有着许多年的好传统；无偷摸现象，无打架干仗，邻里

和睦。……在建设文明村活动中，他们提高了标准，进一步严格要求，倡导文明新风。现在结婚闹房、听房、办红白事挂帐、吃席讲排场等不良现象都已杜绝……村里过去有个老人，人称“故事爷”，常常给青年们讲些男男女女的事，严重地影响了青年们的思想健康，经过支部耐心作思想政治工作，不光老人不再传播，老人死后，也不再有人传播那些故事……

材料末尾，并排盖着乡党委的公章和乡党委书记的私章。

我读着，我在崖前那曲曲弯弯的坡道上走着，独自默想着。这个小山村对于中国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它却声情并茂认真严肃地表示着一种庞大的社会存在。“文明村”建成了，虎林和菊英也终于不懂得生孩子了，尽管他出身于一个最会传宗接代的生育上的优秀民族。“文明”！这是一种什么“文明”？一旦连人本身彻底地神秘化，一旦使古以阴阳今以阴阳生存着的生物种类弄得不知何为性、何为爱、何为婚姻，这“文明”是为人呢，还是为大多数人之外别的什么东西的呢？

虎石领着我来到山坡背后一个看羊的窑洞，“牛爷子”生前大部分时间就在这里度过，一代代少年子孙在这里接受他“不正经”的男女启蒙。我好象看见他眯缝着眼睛讲那“下三烂”故事：从前，有个傻子，结了婚，不知道和媳妇睡，只知吃嘴。一天晚上，那媳妇便哄他脱了衣服，用白面馍馍一块一块哄他上了身，临到最后一块馍的时候……他突然疯了般跳起来，蹬上裤子就往外跑，边跑边连声嚷嚷：“不好了，不好了，我把我媳妇小肚子弄了个窟窿……”

下流么？或许。然而，你认真地分辨一下，好象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恶意的教唆，而是十分幽默的性知识浅说。“牛爷子”已经不在。羊窑里早已换了主人。一个古老的生殖教育渠道斩断了。那么，需要伦常需要道德需要含蓄也需要健康的性爱需要正常的生育的人们，能有个新的教育渠道来代替么？中国将由哪些人来考虑这个问题？